

近代史—大疑案

李秀成「伏誅」之謎（下）

王公璵

前江蘇省民政廳廳長現任國民大會代表王公璵先生治學為政，博識多聞，對於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身世與生死的一段公案，及清代中興名臣曾氏兄弟之心態，由發現隱秘到多方求證，以迄為文發表，藏諸胸中近四十年，可見其嚴謹，王先生本文確為太平天國史真相的一大發掘。本誌於欣然刊載之餘，並盼海内外治太平天國史之學者通家，根據王先生此一線索作更深入的研究，曷勝感幸。

在我寫了（上）（中）兩篇追憶文稿之後，且難以主觀，安排一段演義式的文字，藉作結束本文的尾聲。

話說曾九帥國荃，在同治初年圍攻被太平天國久據的金陵，毫無進展，先後掘了三十多條地道，想埋上火藥，進行轟城，無奈都被守城的太平軍，或薰毒煙，或灌沸湯，把一些在地道內的清軍，都叢葬到裏面（錄自烏程李光耀所著的功餘雜識）。九帥無計可施，急得團團轉。大帥曾國藩駐在安慶，天天候着捷報，也等得不耐煩。到同治三年，清廷見曾國荃老無功，要用新下蘇州常州的李鴻章督師協助。九帥聽到這種消息，更是火上加油。不由得罵道：「李少荃算什麼！他憑着洋鬼子力量打下蘇常，又想到南京來

檢便宜，看老子會容他不！」大帥雖遠在安慶，總是知弟莫若兄，曉得老九受不了，因急去信問九帥，是否要李鴻章助攻，以憑定奪（見曾滌生函札），九帥自然表示自己力能勝任，不要增援。

第一：清軍入城，不得燒殺；傷害百姓，究於事何補？不如讓出城池，換取條件，較為得計。因即提出兩個條件：

。雖然九帥誇下了這樣的海口，可是又知道城內的李秀成是個利害角色，不是好對付的。火中取栗，又那能容易？正在焦急之際，聽到幕中傳言，仍令宋永祺出城向九帥單獨面陳。並要宋向曾警告：有了太平天國，清廷才要你曾氏昆仲賣力賣命；把太平天國消滅了，還不是鳥盡弓藏？

尤其我們雙方都是漢人，何相煎如是？如大帥肯之名來探聽軍情。九帥因着人把他請到，開門見山地向宋永祺道：「請你回去向忠王說，只要把南京讓出來，什麼條件，都好商量」。宋永祺趕到城內，向李轉達此意。忠王再三考慮，天京遲早總要破的，且城內糧已缺乏，縱堅持到底，不驅。這時九帥一面在急於收復金陵，不願李鴻章，喜不自勝，滿口答應，並盼忠王彼此心照，保守秘密。另決定具體實現這個計劃，請宋永祺轉達

(下) 謎之「誅伏」成秀李



太平天國的死對頭曾國藩繪像，他駐在安慶，等候曾國荃「是否要李鴻章助攻？」

忠王，在六月十五的夜裏，他由江北十二圩派運糧船二十艘進入水西門，准其放行，駛入城內。

城內各要道，希望減少雙方對抗，殘殺民衆。另准其再用已遭太平軍破壞之太平門地道一處，填入火藥，補行繩城。城垣陷處，即由忠王護送幼主衝出，不加堵截。如是安排，便九帥成其功，忠王全其忠，將目前雙方的難關渡過，以後再謀共策大舉。宋永祺回謁忠王後，忠王覺到救民護主兩個目的已達，便忍痛就這麼辦了。

到了六月十六日，太平門的地地道被九帥轟開，城陷二十餘丈，忠王便集合一部精銳，在清

涼山一帶，入夜便保護幼主洪福，衝出太平門的缺口，向東南方而去。

清營裏有些不知究竟的幕僚，知有太平軍由缺口衝出，因公推能向九帥說話的趙烈文進言，要他派部隊到缺口處防堵。因爲九帥平日生性不好，自有主張，其左右的話大都碰釘子。這位趙先生是大帥所器重，由他推薦過來幫忙的，九帥平日很尊重他，所以請他建議。誰知九帥把眼一瞪，很不高興道：「派什麼部隊？我要休息，不要多說！」（見《能靜居日記》）

這邊的忠王，帶一些部隊，保護着洪福，出了缺口，誰知那夜天陰月黑，洪福不會騎馬，馬又走不動，忠王不得

約；原想保護洪福，支撐太平天國的一線命脈，誰知洪福也不知下落。他想到洪福雖然年幼無知，心性惡劣；但他仍然象徵着是太平天國王朝的真主。現在既不能愛民，又不能救主，真恨走錯了一步，何如便在天京城內戰死。所以他在破廟裏想自殺了結，不願活着下去。這時天已黎明，有鄉民發覺，漸集多人來到廟裏。秀成才知道這裏是方山，並自承他是忠王，生死已置之度外。

民衆一聽到忠王，便都跪下。有的要帶着他逃走，有的要帶着他隱藏。不論如何，必須要他先行化裝，因卽有人找來刺刀，要代他剃髮，他抵死反對，只勉強剃了兩刀。這時驚動了曾在南京犯過罪的鄉民陶大蘭，他知道這個消息，密向清軍蕭孚泗報告，原希望得到一筆厚賞，就把忠王捉去了。

九帥把南京收復，料想不到的所部失卻控制

，大肆劫掠，因而燒殺奇慘，心理已極難過。又

聽到忠王竟被捉來，更感張皇。稍定一下，覽到

一個太虛軍的頭子捉到，也倒很好，對清廷來說，可告更爲有功，但對於忠王總要想個特別辦法

，藉期無愧。九帥是急性的熱腸人，靈機一動，便把忠王先行提到自己的住室內，屏退左右，便

道：「我曾九約束軍隊無方，致愧對南京的老百姓，可是今後你要相信我的辦法，盡力對得起我

自己也對得起你，彼此心照！」忠王答道：「一切我已無能爲力，只希望你和大帥能對得起國家

！」這幾句話談後，九帥便傳令要審訊要犯，又令左右拿出一些刀子和錐子放在訊案的檯子上，

聲言必須親手把忠酋凌遲處死，藉洩心頭之恨。

這個消息，立刻在九帥大營裏傳播開來。一些文案師爺們聽到這樣要犯，九帥怎能這樣處置？朝

廷怪罪下來，怎麼擔當得起？又怕九帥在氣頭上，沒人敢觸霉頭，仍公推趙烈文連忙勸阻。趙不

談便罷，一說到不可這樣處置，九帥把樣子一拍，嚷道：

「我連一個『土賊』都殺不了嗎？」

「不是殺不了，大帥就要到了，大帥還有話要問他」。

這樣說，九帥才告息怒，便吩咐左右道：

「今天且便宜了他。可是不能讓他住到屋子裏，給我趕做一個大木籠，關到裏面去！」

原先大帥在安慶，一聽到紅旗報捷，說是金陵收復，忠王被俘，大喜之下，便奏請親到南京將忠循艦送京師，聽憑處置。到六月二十五日，到了南京，和九帥晤面，弟兄密談，當然各吐衷曲。適巧這時清廷另派富將軍到了南京，祕密訪查，頗多對於九帥不利。尤其逢人便問，忠王是否假的。

這點令曾氏弟兄，十分傷心。九帥乘此機會，力勸大帥要學聖之任者的伊尹，不拘細節，另造時勢，來救國救民。尤其支持危局，已現遭受疑忌徵兆，將來結果，不卜可知。這

一番話，大帥頗能聽得下去。尤其想到石達開的忠告，諷以韓信爲戒，心中更懼不安。因向九帥道：「你覺到如何佈置的好，愚兄還有硬骨頭能挺得住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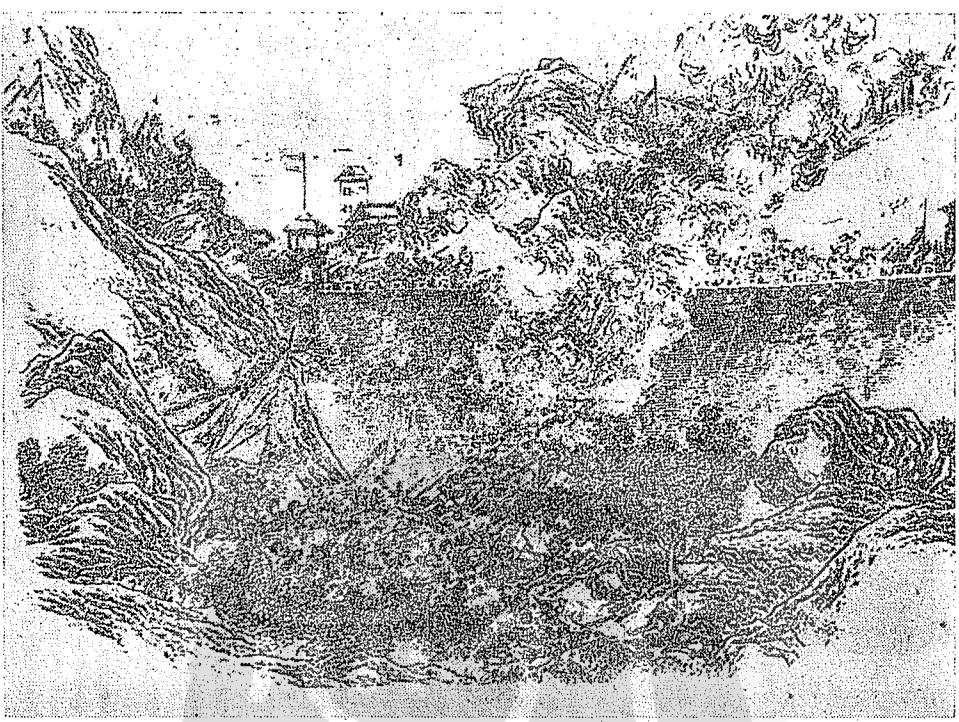
因此在大帥連日訊錄忠王口供，要他盡量的寫出來，先行暗示他只寫寄居的廣西藤縣，不要寫出原籍的淮河下游。到七月初六日，清廷令把忠王艦送京師的上諭已到，大帥立即報明已將其

「就地正法」，理由是因忠王「民心未去，黨羽尙堅」，不宜艦送。以後又補上一個上諭遲到，故未遵行的奏摺。就乘此來個「偷天換日」的手法，把忠王秘密送到碩項湖裏的老家去，算是預先安排的一著棋子了。好在清廷既疑忠王有真假之分，廣西藤縣的眞忠王既經正法，奏明存案；以後縱有淮河下游的假忠王出現，也不足爲奇。

並且決定做了，也不必多所顧慮。

後來大帥回到安慶，靜觀全局，加以衡量，他想到一生謹慎，並以「忠君」來作號召，崛起三湘，現在怎麼能客氣用事，失卻定力？妄念一動，幾誤終生。老九原本躁進，必致債事，目前宿將楊岳斌彭玉麟鮑超等即與老九相處不甚相得，將來又何能風雨同舟？因即着手，作反其道而行的大轉彎，奏請遣散湘軍，並促老九韜光養晦，即行離職，回鄉養病。作急流勇退之計，藉全明哲保身之道。這是曾大帥有拿得起放得下的定識，不必再提。因而再談到忍辱偷生仍想待機而動的忠王了。他回到幼年所住新澗的湖田裏，和太平天國那一幕，宛如一夢。可是對於滿人統治

(下)謎之「誅伏」成秀李
外籍觀戰人士所繪清軍填入地道火藥轟陷天京太
平門圖。



的王朝，仍時存推翻的幻想。到了夜間靜觀天文，見大帥的將星，漸形昏暗；九帥的將星，亦隱約幾難辨認，自身的星，已在天空消滅了。回看清廷的氣運，還能支持有五十年光景。因廢然長歎道：「這是『天命』，怎好強求？我是看不到滿清王朝的覆滅了！」

附記：末段我已說過這只是「演義」式的文字，其目的是在不願誣蔑「忠王」或毀謗曾

氏「大帥」和「九帥」。曾滌生奏中有云：「在事文武各員，紛紛請賀其（指秀成）一死，」也有論著說李秀成是「相信宿命論者」，

又其親供中自承「深悉天文」。再加李學富的陳述，歷久不能相忘。有這些印象存於腦中，因聯貫成此一段「演義」，藉以彌補我私衷的缺憾。不是信史，亦非史料，對於我所提出的問題，仍請高明進而指教。

文成後，見郭廷以史事日誌，記有「忠

王之幼子其祥雖被搜獲解省，終以年幼（四歲）免刑，當由席寶田交與其幕友陳寶箴撫養（案：寶箴者，當代名史學家陳寅恪之祖父也）。及長，陳妻即以近身愛婢妻之，夫妻仍居陳宅。生二子一女，長名餘慶，次名餘祥（早逝），女名雲清。餘慶復生子錫洪

，先後任職金礦及滇緬公路，時已遷居湖南水口山……茲其男子李學富，在碩項湖故

址的鄉村裏，亦必子孫繁衍，各安生業。惜未能詳舉其名，徒增悵惘。忠王禮賢愛民，積德而未能流芳，亦天公特以「有後」報之吧？

外籍觀戰人士所繪太平天國與清軍水師激

戰圖。

李秀成親供手跡參見108頁

傳記精華 第一集

鈕先銘等著。定價陸拾捌元

精選名家鈕先銘、章君毅等傑作十

二篇，篇篇引人入勝。

傳記精華 第二集

王成聖等著。定價陸拾捌元

精選名家王成聖、楊森等傑作十

二十餘萬言。

傳記精華 第三集

鈕君章等著。定價陸拾捌元

精選名家鈕君章、馮國璣等傑作十

篇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

傳記精華 第四集

楊森等著。定價陸拾捌元

精選名家楊森、勞幹等傑作十餘篇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

傳記精華 第五集

鄭彥棻等著。定價陸拾捌元

精選名家鄭彥棻、祝秀俠等傑作十

餘篇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

請寄郵票或將書款存郵政劃撥一四

○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立卽寄書